

老家秘境

武义俞源村： 隐居乡野的“大观园”

本报记者 张丹丹
县委报道组 温君凯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古村落里那气势恢宏的深宅大院，更多的是留下了可以传世的智慧与品德。

武义县俞源村就是这样一座古村，这里的人们靠耕种安身立命，靠读书修身养性。勤劳踏实做事，忠孝节义做人，延续至今。欣赏完这里的精美宅院、小桥流水，不妨坐下来与经历世事的老人们聊一会儿，也许你会更懂得这里的美。

雅爱山水之奇

江南多富庶，稍有名气的村落，总是不缺气派的高门大院，但俞源村的宅院，更有些文人墨客的雅兴，岁月流逝却依然从容。

精深楼，也许是主人力求“博大精深”的境界，但每一处的雕刻却充满田园野趣：石雕、砖雕、木雕，并非传统宅院偏爱的福禄寿喜、富贵牡丹，而是白菜、扁豆、丝瓜等蔬菜，小白兔、小狗、蟋蟀、蜜蜂等动物，不俗。

而村里最气派的声远堂，沿口的三根桁条隐含了主人的精巧心思：左边是百鸟朝凤，中间是百兽宗麒麟，右边是水族舞龙，可谓水、陆、空俱全。水族舞龙的这根横条，用了三种不同的木头，因此雕刻的八条木雕鲤鱼还会随季节变换鱼身红黄黑三种颜色。

厅下楼，窗花精巧，上层却没有任何雕饰，独用了竹编抹泥墙，很是独特；高座楼，屋前铺路的石子全都精心挑选，每一粒都经过毛竹筒套过，大小均匀，“五斤石子十五里溪”……这些美，没有堆金砌玉，不落俗套，更能轻轻扣动我们心弦。

是什么样的主人，如此富有生活情趣？答案可以在《俞氏族谱》中看出一二。在族谱的序中这样描述这个村子的人：乃府君独不汲汲于是，而雅爱山水之奇。

这里的先人们，大概都愿意做当时的“陶渊明”吧。俞洙率领儿子集合民兵，并倾其所有保全了当时的括城，也就是现在丽水市的东南处，但后来却拒绝被朝廷封为“义民万户”，归隐山林。他的四个儿子，全都能文善诗，却不走仕途，终身在俞源村里过着诗书字画的生活。不仅是这一家子，还有俞鏐，淡泊功名，专心医道，康济村民；俞逸，游历山水，著



俞源洞主庙。



古戏台。

《地理正宗》；俞札，拒绝当朝贤王挽留，回乡隐居……《俞氏族谱》记载着的先人，都是这样一群爱做乡野农夫的读书人。对他们来说，这些宅院堂屋，并非是光宗耀祖的门面，只是自己归隐生活的情趣点缀罢了。

独好并耕而食

先人留下的富贵，早已烟消云散，只有这精心布局的村落，庇护、滋润着一代代的俞源人。

站在村南面的小山坡上俯瞰，俞源村恰好坐落在一个巨大的太极图中。俞源村自东南方茂密森林中流出的溪流呈S形流向村外田野，正好将田野分成太极两仪。溪东鱼眼处是一圆形水塘，而溪西的鱼眼则是高山田畈。依稀能看到村子不同角落都有水塘，相传是七口水塘，正好呈

北斗七星格局，而宗祠则在北斗七星的正中间。

其实，这些设计都来自先人们对地理、水利研究的古朴智慧：蜿蜒的太极河，更多的是为减缓溪流流速，保养水土。而村里也不止七口水塘，有20多口，更多的是让水塘均匀地分布在村子的每个角落，方便村民用水，还能很好地防火救灾。

士农工商分明的等级，在俞源村似乎是模糊的。这里更多的是精通水利的文人、经商头脑发达的墨客。在这里，更多的是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他们也许深刻地懂得世事的无常，土地远比富贵更能延续家族的命运。只有这座村子的兴盛，才能带来后世繁衍的希望。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动用了在这个村子的每个角落。

村里的每条街巷，都有讲究。何处通水、何处走桥，兼顾美观与实用。每隔1.8米左右，就有一块石制水堰，水堰下有水漏，上面有沟槽。据传每年村民闹龙灯的时候，水沟上就要盖上木板，能保护水源，也免得闹龙灯的男女老幼跌落下去，摔伤扫兴。在平时，这些木板则是拆去的，一泓涓涓细流，村妇洗濯淘漉。

老人怡然自乐

每个宁静的古村，都有一群超脱于世的老人。他们是山野乡村最不可分割的一道风景线，凡尘俗世的喧嚣到了他们这里似乎烟消云散。

这里的每座老宅，都还住着三两位老人。年轻人与老宅格格不入，老人们却能在这里自得其乐。

老人有自己的王国。80多岁高龄的俞松法每日坚持练习书法，“昨夜春风才入户，今朝杨柳半垂堤”写得苍劲有力。他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在六峰堂练书法。住在高座楼的俞焕文也已经81岁，但搭脉看病还是很有一手，他家世代行医，如今，有很多老人家依然只认他这里。而这次带着我们走街串巷，讲解得头头是道的则是76岁的俞凤法，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村里的每块牌匾、每块砖，和族谱上的每个名字。

老人有自己的世界。他们中不仅流行当地的婺剧，还流行昆曲、徽曲、越剧。80多岁的楼金火家，放着最经典的越剧《五女拜寿》，虽然录音音质不太好，但老人家还是听得很入神，丝毫不理会我们这些不速之客。69岁的汪云英也许见多了慕名而来参观古宅的游人，自顾自筛选着面前的油茶籽，哗哗作响，很是起劲。

他们的生活与这座古村早已不可分离。缺了对方，就缺了灵魂。

冬日太阳珍贵，走累了，我们跟着老人们坐在祠堂门口的空地晒着太阳，捧着暖炉，不一会便到了傍晚。村口广播响起婺剧的熟悉唱段《樊梨花》，老人们纷纷拍拍身上的尘土。俞凤法向我们告别：“我要回家了，你们也快回家吧。”

老家学堂

瓯江的船



瓯江帆影。 叶小平 摄

县委报道组 叶小平

丽水大地，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块盆地平原，到处都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以前，以瓯江及其支流为主的水路，自然成为了连接大山与外面世界最便捷的通道，穿行在瓯江上的木排、竹排、渡船、渔船等等，便也占据了旧时丽水人生活的重要位置。

放排，爷爷的营生

我对船的最初概念，源于爷爷赖以维生的排。爷爷年轻的时候，靠放排维生。不过自我记事起，爷爷头发已经花白，早已不再放排，家里唯一见证过那段历史的，是一只用棕树叶编织的圆形箱子，它曾经陪伴爷爷渡过了那段悲壮的放排生涯。

我的老家下黄圩是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紧挨着松阴溪，村后还有一条小溪，因此有民谣“下黄圩，前有河，后有溪，大鸡笼，盖大鸡，大水来，东逃西”。寥寥数语，就将一个滨水小村的处境描述得淋漓尽致。

水曾经给老家带来灭顶之灾，但也给了老家的先民们一条生计活路。

爷爷十来岁时，就开始跟人放排。有时候是竹排，有时候是木排，从古市一路顺水而下，随着松阴溪汇入瓯江，进而奔向温州。一路上，到处都是激流险滩，放排与其说是一项技术活，不如说是死人堆里讨生活。

村外松阴溪上有一个深水潭，叫牛犊洞潭，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仙牛带着仙草下凡，居住在牛犊洞潭里，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有生病的，来牛犊洞潭讨仙草，拿回家准能起死回生。于是有人动了私心，想将仙草据为己有，一出引牛出潭的阴谋上演。善良的仙牛被新鲜的茅草香吸引，一步步走向陷阱。在紧急关头，仙牛察觉了危险，带着仙草，纵身跃入了牛犊洞潭底，再也不肯露面。

牛犊洞潭到底有多深，很多人曾经去试探过，但是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因为水深滩急，暗流涌动，牛犊洞潭因此成了一个传说。对于放排的人来说，牛犊洞潭是古市出发遇到的第一个坎，曾经有不少人，栽在这里。

爷爷算是放排师傅里的好手，九死一生，都挺过来了。爷爷放排有机会去了解，唯一能感知那段历史的，只有那一只修补过无数次的箱子。

渡船，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常坐的船，就是那种常见的渡船了，外婆家在松阴溪的另一边，因此去外婆家，必须要经过一个渡口。

渡船不大，船上有用竹篾编织起来的船篷，船公站在船尾摆渡，乘客可以坐在船篷两侧，也可以坐在船头空旷的地方，当然，乘客选择乘坐位置，首先要考虑船体的平

衡，而小孩子，在船上也会变得非常老实，因为如果跑动起来，船会摇晃起来，自己心里害怕得很。

渡口的船，常常需要多等几个客人才会走。印象中渡口是收钱的水路，自然成为了连接大山与外面世界最便捷的通道，穿行在瓯江上的木排、竹排、渡船、渔船等等，便也占据了旧时丽水人生活的重要位置。

长大后，乘坐过各式各样现代化的船，但是无论怎么舒适，都找不回童年时的感觉。

上岸，经营着风景

瓯江上最著名的帆船，小时候居然没有看到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谁叫咱小时候都在瓯江上游支流松阴溪生活呢。

第一次认识瓯江帆船，并不是一艘船，而是一张图片，那张著名的、叫响瓯江帆影的照片。于是，对瓯江帆船有了憧憬，但是由于工作关系，迟迟没有机会见到瓯江的帆船。

冬雨停停歇歇，我漫无目的地穿行在云和湖畔，浩渺的湖面上，泛起一层水雾，将经过的渔船包围，仿佛将渔船吞噬。就在我们试图穿过水雾，找寻渔船踪影的时候，在湖边一个转角处，在迷茫的水雾中，看到了点点白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瓯江帆船！

很快，一阵风过，水雾退却，露出了白帆底下的木船，那是一种和儿时乘坐的渡船差不多的木船，也带船篷，只不过，船上多了一面白帆！

看着眼前这一幕，后知后觉的我恍然大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摄影发烧友、驴友，不远千里，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拍摄瓯江帆影。

现代人的眼里，能够在水雾弥漫的瓯江上捕鱼为生，是何等的休闲和享受。但是，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在瓯江上讨生活的渔民，根本没有闲情逸致，去感受这样的美好。他们要和风浪搏斗，要和激流厮杀。而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靠捕鱼为生的渔民，已经上岸，开始经营风景。

我也才明白，原来过生活的把式，也可以是很美的风景，只不过要看你欣赏的角度。于是，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爷爷当年讨生活的场景：在湍急的水面上，一位光着膀子的汉子，撑着长竹竿，掌控着木排前行的方向，左躲右闪，躲避着水里的暗礁，旁人都在为他娴熟的技巧喝彩，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

老家人物

宋世和：镜头后那一颗爱鸟之心

本报见习记者 金春华
县委报道组 孙志华

早上6时，天蒙蒙亮，松阳“鸟人”宋世和已出现在约定地点。坐上他的车，我们穿过松阳郊野，前往松阴溪。今天，我们希望在老宋的帮助下，一睹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

“那两只就是吗？”刚到松阴溪北岸，潺潺流水中传来一阵鸟鸣。“不是。秋沙鸭的家要再往上游2公里。”宋世和往窗外瞥了一眼，“这两只是斑嘴鸭。”老宋一瞥就能辨出是什么鸟的本领让记者大为赞叹。他回了句：“我已经看了快7年了。”

2008年11月14日早上，在松阴溪边上拍照的宋世和“逮”到了5只野鸭。他按着习惯，拿着照片到网上查询，发现竟然是中华秋沙鸭。“中华秋沙鸭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的出生地在长白山地区，在西伯利亚、小兴安岭等地也有身。深秋时会迁徙到长江流域等地过冬，但在浙江南部极少看到。”说起这些小东西，原本沉默

的老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每年4月中旬回到北方后，它们会找河边离地2至5米的天然树洞做窝。所以也被称为“会上树的鸭子”。由于它们通常以家族为单位活动，所以在一起的数量不会太多，这7年来在松阴溪过冬的基本保持在7到9只。

说话间，老宋突然停了下来，指着窗外说：“快看！就是它们！”远远的水面上，7只水鸭正排成一排在水面疾飞，红嘴白肚黑翅，脑后一撮羽毛，不一会儿就飞出了我们的视线。

“中华秋沙鸭胆子很小，一有动静就会飞走。”老宋摇下车窗，指了指溪对岸的几棵小树说，“我原来是躲在那边才给它们拍上照的。”当时，为了解中华秋沙鸭的习性，他在溪边搭了个小帐篷，蹲守了一个多月。这位身穿迷彩服、头戴宽沿帽的“鸟人”虽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却为了拍下这些小鸟而到处奔波。在丽水拍鸟圈内，宋世和有一段传奇津津乐道，为了拍到国家一级濒危物种之一的黄腹角雉而骑着摩托，带着帐篷、只身一人六进六出苍寮原始林。

我们好奇老宋这样“拼命”的原因。他讲起了一段往事：2008年初，他在丽水摄影论坛上看见当地摄影师拍到的一幅照片：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颈长尾雉被绑在一辆摩托车后座上大街上出售。出于义愤，宋世和以“松阳老宋”的网名在浙江自然博物馆论坛“观鸟天地”发了一个帖子：《沿街叫卖的白颈长尾雉》。帖子引起了强烈反响，捕杀白颈长尾雉的村民吴某最终被司法机关绳之以法。

“这件事让我很受触动。我老家杨家堂村习惯把家规写在墙壁上，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准捕杀鸟类。”在发现中华秋沙鸭后，老宋在网上发帖求助。当年年底，松阳县政府在秋沙鸭出现流域设立了“中华秋沙鸭栖息地保护区”。在之后几个月里，老宋几乎天天要去溪边走走。附近的一些村民，都认识了老宋，也认识中华秋沙鸭。有几位村民甚至主动向老宋要了电话号码，要老宋放心，一旦有什么情况，会马上和老宋联系。

从2007年拍到一只白额雁开始，宋世和如今已拍到了330多种



宋世和蹲守在线子里，抓拍珍稀鸟类。

丽水本地野鸟的照片。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有30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2011年1月，宋世和获得了“斯巴鲁生态保护奖”，成为丽水市首位获奖者。

早上7时30分，太阳已由红变白，松阴溪新建的步道上已出现晨跑者的身影。老宋拎着十几斤重的相机在溪边拍了几张斑嘴鸭的照片。早晚各两三个小时，每次巡上数公里，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习惯。